

雨過天青話臺灣光復

黃 得 時

——永恒不變歷久彌新的感奮

青天白日下——含哺鼓腹

日本統治臺灣半世紀之間，日日都過着如暴風狂雨的日子，而一旦臺灣光復，馬上變成雨過天青，碧空如洗，省民無一不在萬里無雲青天白日之下，享受含哺鼓腹，安和樂利的的生活。此時之感奮，不但永恒不變而且歷久彌新。在此第三十七週年臺灣光復節的來臨，將光復前後後的一些值得紀念的事項寫出來，以便重溫三十七年前的感奮。

(一)

四萬萬人齊一哭；
去年今日割臺灣。

(二)

中原大地春如舊，
綠水青山待我還。

(三)

江海茫茫何處好，
神州我欲御風歸。
前面第一聯：「四萬萬人齊一哭，去年今日

割臺灣」，是丘逢甲「晚愁」詩中之轉結。丘氏曾參加唐景崧爲了抗日所創立的臺灣民主國之中部負責人。民主國瓦解後，即內渡，一年後即作此詩。詩意淒厲雄邁，出自肺腑，令人讀之，覺得割臺確實是四百萬人同聲一哭的千古恨事。

第二聯，是臺灣抗日先進蔡惠如先生被日政府逮捕，繫於獄中所作七律三十首中之兩句：「中原大地春如舊，綠水青山待我還」，其渴望歸還祖國之真情，溢於字裏行間，扣人心弦。

第三聯「江海茫茫何處好，神州我欲御風歸」，是同爲抗日之領導人物臺中林獻堂先生，站在「滬尾」（今淡水）海岸，遙望故國的錦繡河山所發出的呼聲。而這種恨事，這種真情，這種呼聲，最能道出在日據下受百般虐待和煎熬的臺胞之憤懣，和對於祖國的孺慕和企求之感情，而這種孺慕和企求之感情，終於由於臺灣光復完全實現，難道不令人興奮萬分嗎？

臺北市受炸——日甚一日

日本軍閥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向中國發動盲目的侵略戰爭之後，又擴展成爲太平洋戰

爭，跟盟軍作殊死戰。而日軍已經成爲強弩之末，愈戰愈敗。民國三十四年春天，盟軍飛機，對於臺北市的轟炸，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我不得不離開「臺灣新報」（今新生報前身）副刊主編兼文化部長的職務，舉家從今中山北路三段的住家，疏散到新店鎮的安坑去避難。

當時，我有一位堂兄在安坑開設煤礦，所以事前請他爲我們蓋了兩排草屋，每排分四間房子，中間隔了一塊相當大的菜園相對着。我們一家，有父親、母親、大哥、大嫂，還有我眼內人以及三個男孩和兩個女孩，一共十一個人，都住在前一排。後面一排，是幾位親戚和朋友住着。

當時，米是配給的（當然要錢），但是因爲分量不夠一家人吃，所以每次吃飯的時候，小孩們都爭着要坐在飯鍋的旁邊，以便近水樓臺多吃一點。青菜得要自己想辦法。至於魚肉更談不上。好在我的內人是出身於農家，懂得如何種菜。所以這時，她就大顯身手，在草屋前面的菜園，種了各種的蔬菜。

尤其是長橢形的「絲瓜」，一個一個垂在竹籬上，實在好看極了。

敲針作釣鈎——靜觀待變

當時所有的學校都停課，因此，我朝晚除到附近的小泉，打水來燒飯之外，上午教導孩子們讀課本，下午就帶了孩子們到附近的河裏去釣魚。那時，因為沒有工場排出的廢水，也沒有污染的公害，所以水清魚多。一個下午，大概可以釣到大蝦子和鯽魚兩三斤。當時我作了下面一首詩：

迥異姜公釣渭濱，一竿在手日相親。
厭看舉世人爭利，最後離羣獨守真。

兩岸蘆花飄白雪，半溪斜照閃金鱗。

靜觀待變情何限，得失忘懷自在身。

後來，因為日本製的釣鈎來源斷絕，無法釣魚，所以只好將母親縫衣服用的小針，用蠟燭火烤紅之後，把它弄成鈎子。這樣，依然可以釣着許多魚。杜甫的「清江」詩中，有「稚子敲針作釣鈎」的句子，這時，我深深地體會到其中的情趣。晚上就在不大光亮的油燈之下，讀「老子」和「莊子」。這兩位主張無爲而治，恬淡自然的思想家，給與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了。

上天降福音——開羅宣言

說也奇怪，盟軍飛機對於臺北市區的轟炸，都在下午。所以住在臺北市的羣衆，天一亮，就帶着糧食扶老携幼，成羣結隊，走到臺北市的近郊，如中和、永和、新店、北投等地去避難，等到五六點鐘傍晚時分，才紛紛回來。因此，西門町、火車站、延平北路等處，上午人車很多，可

是一到了下午，突然變成人影稀微了。

當時，在市民之間有一種謠傳，說：盟軍的陸戰隊要從臺中海岸登陸，把臺灣切斷，以便迫使日本放棄臺灣。又有人說：盟軍現在正在進攻琉球，琉球攻取之後，就要進攻臺灣。這樣，使得民心惶惶，坐立不安。不過，有一種共同的想法，是認爲日本早晚會投降。投降之後，臺灣將來會變成怎麼樣呢？有人說歸還中國，有人說恐怕會成爲美國的管轄地區。這樣，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則天降的福音，決定一切，把各種謠傳一掃而空。

我們疏散到安坑，住在草屋的時候，有一個下午，突然聽到了空襲警報，住在草屋的人，都紛紛跑進防空洞去，摒息遠聽。那個時候，只聽到有飛機從防空洞上飛過去的聲音。過了半小時之後，警報解除了，我們從防空洞出來，我看見了洞前的一棵大樹的上面，有一張白紙。我趕快拿一枝長長的竹竿把它弄下來。一看，原來是一張傳單。正面印中文，背面印日文，我被吸引住了，一邊讀着，一邊興奮得手都發抖不停。那是報告開羅宣言的內容，日本投降以後，臺灣和澎湖都還給中國。全文如下：

於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蔣主席、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會晤於埃及開羅時，三巨頭起草開羅宣言。茲將此歷史上著名文件之一抄錄如次：

關於進攻日本之將來軍事行動，各軍使節團已完全同意中美英三大同盟國，已決定以海陸空軍對暴敵施用殘酷之壓力，此壓力現正增加。中

美英三大盟國，爲遏制並懲罰日本之侵略而現正在參與此戰爭。該三國決不爲本身而貪求利益，且無擴張領土之意。該三同盟國所抱之目的如次：自大中華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端以來，日本在太平洋方面所強取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必須完全加以剝奪。凡日本由中國所竊取之一切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及澎湖羣島）必須歸還大中華民國，並須將日本逐出於其他一切藉暴力與貪婪而佔領之土地以外。

中文配日文——用心良苦

此傳單的另一面是印日文。這是盟軍怕有些臺灣人看不懂中文而作的。其用心之良苦，可想而知。我馬上將這個天來的大消息告訴家人和疏散來的親戚朋友。大家莫不鼓掌歡欣，認爲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燦爛的。我們不久可以歸還日夜嚮慕的祖國——大中華民國。我還吩咐他們，這個消息要絕對保密，不要洩露，以免遭受無謂的處罰。果然第二天，來了一個日本警察，一進門就問：「你們有沒有檢到敵人飛機散發的傳單，假如有的話，趕快交出來，不然將來被查到了，要嚴重處罰。」當時，那張傳單正在我的口袋裏，我故意裝作若無其事，很溫和的說：「警察大人，我們沒有檢到，假如檢到，一定會交出來。」警察有點失望的樣子，就走回去了。這張富有歷史性的傳單，我一直保存到光復，後來爲了搬家等等的關係，也不知道甚麼時候丟掉了，實在非常可惜。我去年將此事發表在某報，有一位住在高雄縣旗山鎮後新街十八號的莊主恩先生，讀了

我那篇文章，特地將他保存的一張，複印寄給我。在此表示感謝。

無條件投降——日皇廣播

大家看到了這一張傳單，知道光明在望，正在等待這一天之來臨，就在這一年的八月六日，盟軍向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死傷達二十六萬人。八日蘇聯向日本宣戰。本來，蘇聯和日本早就締結友好條約。當時條約期間，尚未屆滿，所以蘇聯不應該向日本宣戰。但是狡猾的蘇聯，不管這一套，認為日本快要投降了，所以藉宣戰以便將來做爲戰勝國，可以主張權益，得漁人之利，分一杯羹。九日盟軍又向「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死傷十五萬人，將長崎市毀壞了三分之一。

一星期後的八月十五日，是舊曆七月初八日，恰巧這一天是我的祖父火煨公的忌辰，所以天一亮母親就在草屋後面，宰自己所養的公鷄和白鵝，而我的內人也在旁邊幫忙。以便中午祭祀祖父在天之靈。就在這個時候，住在山下煤礦辦事處的堂兄，特地來傳言：「早上的廣播說，今天中午，日本天皇要向全國廣播，請大家下山來聽聽。」

當時，盟軍正在加緊進攻琉球，所以我滿以爲可能是琉球已被盟軍攻取而登陸，因此天皇通過廣播，喚起全國人民要加強奮鬥努力，以便獲得最後的勝利。

十一點半，我下山到辦事處，一看收音機已經從屋內移到屋外，吊在一棵樹上。駐紮在附近

的日本軍隊，知道天皇要廣播，所以每一個人都全副軍裝，很整齊的在收音機前面，列隊等候。我擠在人羣之後，緊張屏息在等着。終於中午十二時的鐘聲響了。天皇廣播說：「朕鑑於世界情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措施，收拾時局。茲告爾等忠良臣民曰：朕命帝國政府通知中、美、英、蘇四國，接受其共同宣言……」

臺灣和澎湖——歸還中國

這裏所說的共同宣言，就是指開羅以及波茨坦兩次宣言，也就是強迫日本無條件投降，並將臺灣和澎湖等還給中國。一看已經有不少日本兵當場放聲大哭，我立即離開現場，三步作兩步跑，跑回草屋的前面，大聲喊叫：

「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臺灣要歸還中國呀！」

這時，正在吃中飯的人，通通跑出來問：

「你說日本投降了，真的有這麼回事嗎？」

「我親耳聽了天皇的廣播，那裏有錯呢？以後我們是大中國的國民呀！」

大家不約而同的鼓掌歡呼。這時，有一位親戚跑進屋子裏拿出鞭炮來放，炮聲響動整個山腰。

這些鞭炮，本來是在三年前女孩子出嫁的時候，就買來要放，後來由於日本政府禁止燃放，所以一直保存着，拿到疏散地來的。而最高興的，是我當時七十歲的父親。他在二十歲的時候，親眼看見日本侵略臺灣，五十年來日本在臺灣的所作所爲，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點點頭說：「對啦！應該來的日子終於來了。五十年前

，我親眼看見日本人耀武揚威侵犯臺灣。五十年後，我又可以親眼看見他們垂頭喪氣返回日本。」

那天，恰巧是我的祖父火煨公的忌辰，父親帶全家人在祖父牌位前面列隊膜拜，向在天之祖父，報告日本投降，臺灣歸還祖國之一大喜事。然後全家人一起吃中飯，排在桌子上有母親養的鷄鵝，我釣的鯽魚，內人種的絲瓜等菜餚，雖非豐盛，但却吃得口角留香，意義特別深厚。吃飯的時候，父親問我將來打算要做甚麼事。我毫無猶豫地說：「要做學者，弘揚中國文化。」從小父親教我讀了很多中國古典，而且又是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文學系，所以這個願望很順利達成。從這一年十二月起，就在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到今年，已經三十七年了。

讀三民主義——景仰 國父

由於日本投降，空襲沒有了。經過了兩天之後，我們全家人，就離開了住過半年的草屋，遷回今中山北路三段的老家。當時，第一件事就是整理藏書，把有關中國文學、哲學、歷史等的書籍，一本又一本找出來，集中在一個大書架，作爲今後之參考。其時，發現 國父的「三民主義」和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兩本書，是很早以前，在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商科大學的我的二哥及時，暑假回來的時候，從東京青年會經營的書店買回來給父親的，父親雖然是舊式的讀書人，但他却早就讀過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對於梁氏筆鋒常帶感情的文章，

極感興趣，而對於新思想更喜歡接觸。所以父親對於上述這兩本書，如獲至寶，每句都用朱筆加上圈點。以前我只知道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民生，但並不知道內容究竟是講甚麼事情。現在我花了整整三天的功夫，把這兩本書，從頭到尾，細心閱讀，使我深感 國父確實是一位繼往開來，頂天立地的大思想家，而三民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至於胡適之先生的哲學史，是以新的方法，研究中國思想史最好的示範。這兩本書，對於我後來的治學和做人，都有極大的影響。

真空七十天——人人盡責

當時，因為臺灣剛剛光復，對於將來要做甚麼事，大家都未有確定的目標，所以只好我訪問你，你訪問我，來來往往，非常熱鬧。因此，自從八月十五日起至十月廿五日光復節的七十天，可以說是政治上的真空狀態。因為日本人知道臺灣反正要歸還中國，所以當政的日本人，對於任何事情，都不敢再來插手干預，只好採取袖手旁觀的消極態度，而我國的中央政府也還未有派人前來接管，所以只好由臺灣人自己承辦。當時的臺灣人，無一不抱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或「乃公不出，奈蒼生何」的崇高信念，堅守崗位，將日本人留下來的各種建設，加以細心的保護，不使有絲毫的損害，以便完完整整移交給中央政府。所以如電力、自來水、電話、郵政、鐵道等的公營事業，在這真空的七十天，也沒有一天的停頓和中斷，全部照常供應暢通。臺灣銀行的

鈔票，也照常使用。治安方面除了一部份人打日本警察洩憤恨之外，如殺人、搶劫、強暴的案，都沒有發生。這是因為大家認為好不容易脫離日本五十年桎梏的統治，而成為夢寐以求的大漢民族之一份子，應該有大漢民族的矜持和風度，絕不做出犯法的事情而來的。一面，無論男女老幼，都市鄉村，掀起學習中國語文的熱潮，比比皆是。不過當時，會講國語的人很少，所以只好先用臺灣語中的「讀書音」（孔子曰）讀文章。當時這種人還不少，而我也其中之一。因此，晚上有許多小學老師到家裏來，請我教他們讀「三字經」、「千字文」或「百家姓」等，從前蒙童所讀的入門書。明天他們就在學校裏，照前天晚上由我所學到的，去教學生。此外，爭先恐後畫國旗（因為尚未有人出售），學習唱國歌，更是此起彼落，不絕於耳。這些，無非都是出自熱愛祖國的具體表現。

臺灣慶新生——日軍投降

真空的七十天，過去了——在臺灣歷史上最光榮，最值得驕傲的日子——十月二十五日——終於來臨了。這一天，家家戶戶，懸掛青天白日的國旗，迎風飄揚，真是壯觀。

上午十時，在公會堂（今中山堂）二樓，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由臺灣省長官公署陳儀長官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受降。當日，臺灣省民代表有林獻堂、杜聰明、林茂生、羅萬傳等以及新聞記者共二百五十餘人參加。十時正，日方投降代表——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

安藤利吉率領臺灣軍參謀長陸軍中將諫山春樹和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代表商工局長須田一二三等入，入席，即由陳儀長官宣佈命令：

「臺灣日軍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投降。本長官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臺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與日本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受領，希即遵照辦理。」

第一號命令——即日生效

隨即將第一號命令和受領證交安藤總督。該命令共五條內容如下：

一、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已遵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令，率領在中國（東三省除外）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及臺灣澎湖列島之日本陸海空軍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在南京簽具降書，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 蔣中正特派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無條件投降。

二、遵照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及何總司令命令，及何總司令致岡村寧次大將中字各號備忘錄，指定本官及本官所指定之部隊，及行政人員接收臺灣、澎湖列島地區，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之投降。併接收臺灣、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政設施及資產。

三、貴官自接奉本命令之後，所有臺灣總督及第十方面軍司令官等職銜，一律取消，即改稱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受本官之指揮，對所屬行政軍事等一切機關、部隊人員，除傳

達本官之命令訓令規定指示外，不得發佈任何命令。貴屬對本官所定之部隊長官及接收官員，亦僅能執行傳達其命令規定指示，不得擅自處理一切。

四、自受命令之日起，貴官本身並通飭所屬一切行政軍事等機關、部隊人員，立即開始迅速準備隨時候命交代，倘發現有報告不實及盜賣隱匿損毀沉滅移交之物資文件者，決予究辦治罪。

五、以前發致貴官之各號備忘錄，及前進指揮所葛敬恩主任所發之文件，統作為本官之命令，須確實遵行，並飭所屬一體確實遵行。

安藤利吉接受命令之後，在受領證簽字，然後，逕呈受降長官，長官閱畢，即令安藤等退出。受領證內容如下：

今收到中國戰區臺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署第一號命令一份，當遵照執行，並立即轉達所屬及所代表各政治軍事機關及部隊之各級官長士兵遵照，對於本命令及以後之一切命令規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屬與所代表之各機關部隊之全體官兵，均負有完全執行之責任。嗣即由陳長官向全省民作如下之廣播，報告受降典禮之經過：

本人奉中國陸軍總司令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為臺灣受降主官，此次受降典禮經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公會堂舉行，頃已順利完成。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現在臺灣業已光復，我

們應該感謝歷來為臺灣光復而犧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戰的將士，並應感謝協助我們光復臺灣的同盟國家，而尤其應該教我們衷心銘感不忘的，是領導中國革命運動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及繼承國父遺志完成革命大業的蔣主席。由此，這具有歷史性的受降典禮，始告完畢。

事實和法理——恢復國籍

又行政院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正式宣告：「查臺灣人民（包括漢民族及土著之高山族）原係我國國民，以受敵人侵略，致喪失國籍。茲國土重光，其原有我國國籍之人民，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應即一律恢復為我國國籍。於是臺灣六百五十萬的同胞，在事實上和法理上，都恢復中華民國的國籍了。」

受降典禮那天，我親眼看見了昔日威武凌人，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安藤利吉，現在竟成為投降將軍，垂頭喪氣，狼狽不堪地離開公會堂，令人感覺也好笑也可憐。（安藤後來被押送上海在該地自殺）。此時有好幾萬羣衆，擁集在公會堂廣場，燃放鞭炮，炮聲不絕於耳，又有舞獅、舞龍、鑼鼓喧天。這些，都是自動趕來，慶祝這個脫離日本帝國主義五十年間的暴政，而邁向自由民主的光復好日子。

總統的文告——以德報怨

光復當前，先總統曾廣播「以德報怨」，對待戰敗之日本。知道有這麼同事的人很多，但是其廣播內容究竟如何？恐怕很少人知道。茲將我所得到的資料，報告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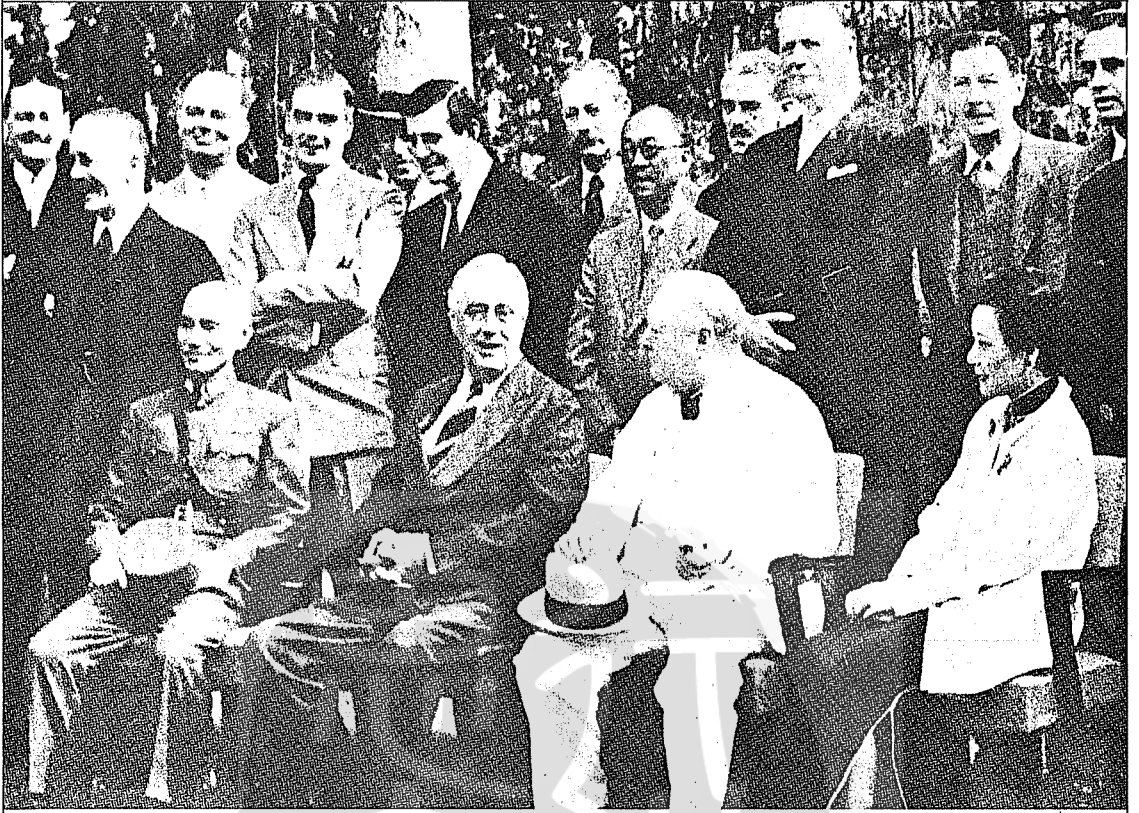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先總統蔣介石做了下面歷史性的廣播：

「全國的同胞須要記得『既往不究，以德報怨』是我民族傳統的最偉大德性。我們一貫聲明是與從事侵略的日本軍閥為敵而不是與日本國民為敵。今日敵軍已為同盟國協力打倒，我們當然要嚴密的監督他們忠實地執行一切投降的條件，但是不得講報復的手段或對敵國無辜的人民加以侮辱。我們只管對被納粹與軍閥愚弄驅使的寄以同情，希望他們由錯誤的罪惡中逃出。如果以暴行來對待敵人過去的暴行，以奴隸的侮辱來報復他們過去錯誤的優越感，那麼將招來永無休止的更大怨恨。這麼一來，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希望這一點是我們全體軍民今日特別要留意的。我們由武裝所得到的和平，並非永久和平的實現。我們的敵人在理性的戰場上也被我們征服徹底的懺悔，與我們一樣變為愛好世界和平的一員，這才能達到我們全人類所企求的和平及達成這次大戰的最後目的，這是我對全世界友邦人士及全國同胞熱烈的希望。」

這篇洋溢著慈愛的文告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見的文獻，也正充分表現出東方文化的精神。

後來，日本能够在戰後的斷牆殘壁之中，很勇敢地爬起來，將瀕於滅亡的國土重新建設，終於成爲世界的經濟大國，在短短的三十數年之間，其所以有如此迅速的成就，完全是來自先總統不究已往、寬大爲懷的德政所賜。關於此事，本人另有撰文敘述，在此不贅。（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於臺北）

黃得時「雨過天青談台灣光復」插圖



(上圖)1943年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會商遠東大計，蔣委員長力主收復台灣、澎湖，在宣言中明白規定。前排左起蔣委員長、羅斯福、邱吉爾、蔣夫人。(下圖)三十五年台灣光復致敬團丘念台、林獻堂等(左二、左三)在南京晉謁蔣委員長(前排左四)留影。

